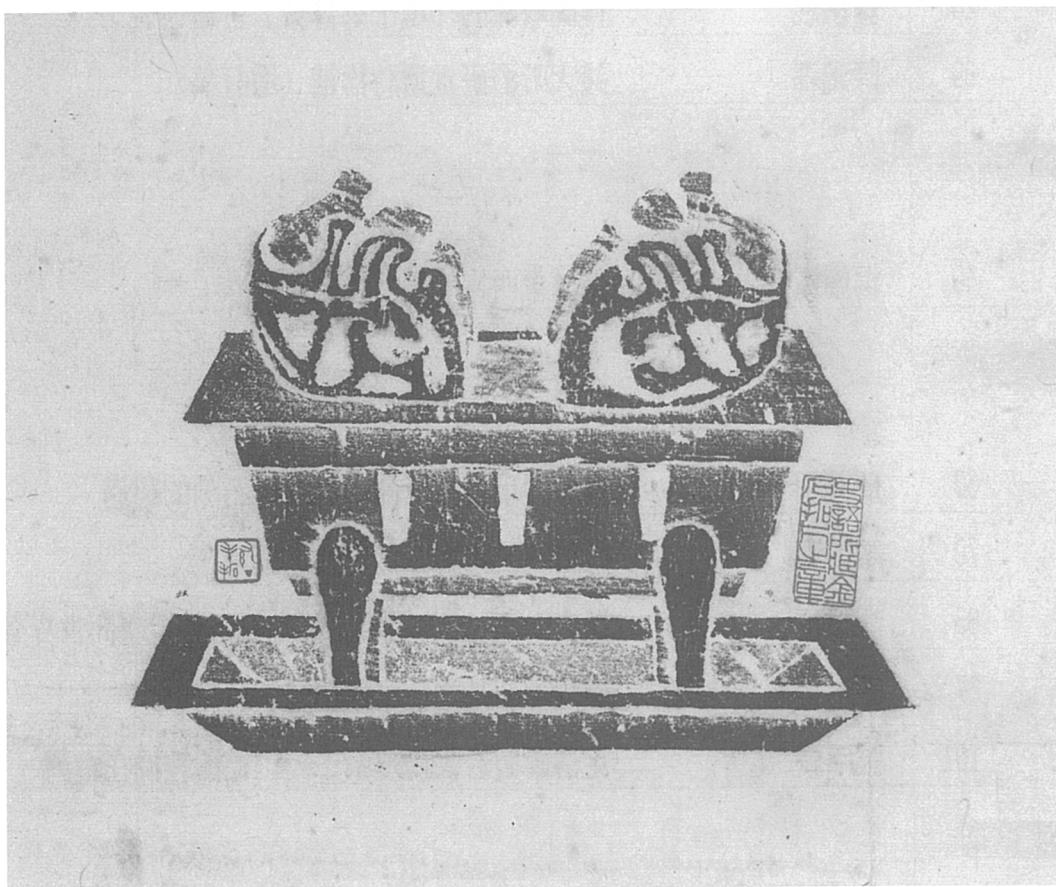


史語所藏平安侯家染鑪— 兼談染鑪染杯的相關問題



平安侯家染鑪〈史語所珍藏《大興馮氏玉敦齋吉金全拓》〉

陳昭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本所購藏品「平安侯家染鑪」簡介

本所購藏器「平安侯家染鑪」一件，編號PR78（圖一、二、三），民國三十五年購自北平，庫房標本記錄卡描寫本器：

全形似一四足長鼎置於淺盤中，四足器之四邊及底均有長方小洞，口內為鏤空之花邊，突出于外，四足器底有長方槽一，中空似龐，綠锈尚淺。座底銘13字。底及四足器邊原有傷痕。



圖一 平安侯家染鑪（史語所檔案照片正面）

整理小組在2000年檢視本所購藏器時，曾對本器重新做過測量及描述：

本器由鑪體與承盤兩部分組成，實物底座長17.9cm，寬13.6cm，高12.7cm，重1.393kg。鑪體整體為長方形，上部為橢圓形鏤空勾雲紋支架，中部鑪壁呈倒梯形，四壁上每面有三道長方形鏤孔，鑪底有鏤空氣孔六道。鑪下部有四蹄足，鑪底有一長條形中空槽。承盤為長方形淺盤，口沿平折。盤外底有銘文13字「平安侯家染鑪/第十，重六斤三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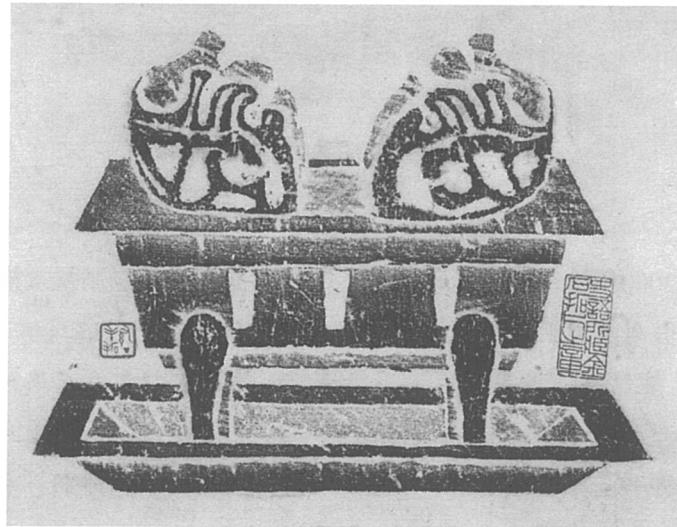


圖二 平安侯家染鑪（史語所檔案照片側面）



圖三 平安侯家染鑪（史語所檔案拓片）

這一件「平安侯家染鑪」最早著錄在馮恕藏、柯昌泗輯《大興馮氏玉敦齋吉金全拓》中，❶收有希丁手拓全形及銘文拓本（圖四）。



圖四 史語所珍藏《大興馮氏玉敦齋吉金全拓》

❶馮恕藏、柯昌泗輯《大興馮氏玉敦齋吉金全拓》，1924柯昌泗手寫并黏夾周康元精拓本。史語所珍藏善本。

其後此器可能由收藏家孫壯收藏，柯昌泗曾在1928年編輯《北平孫氏讀雪齋藏器搨本》時，收錄此器全形及銘文拓本。^②目前最容易見到的著錄是容庚編輯的《秦漢金文錄》，^③其中收錄有周康元（希丁）手拓器物全形（4.20.1）及銘文（4.20.2），^④銘文摹寫也曾著錄在羅振玉撰集的《貞松堂集古遺文》15.9中。^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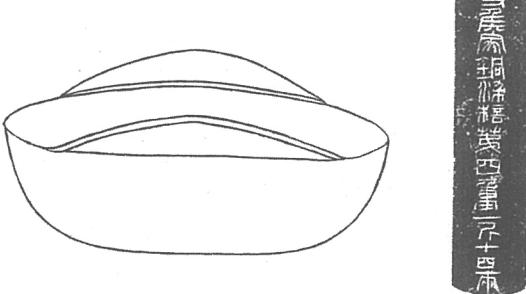
二、染鑪、染杯早期著錄

「染鑪」之器形，前此未見，以「染」為器名修飾語的器物，前此僅見於端方編《陶齋吉金錄》，^⑥該書卷六著錄有「漢銅染杯」一件（6.23）線圖及銘文拓片。^⑦同書6.24著錄有「漢山都杯」一件線圖，杯置於蹄足方座上，銘文拓片不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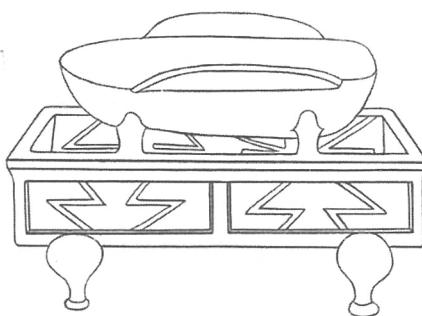
《秦漢金文錄》中也收有「漢銅染杯」（4.21.2），據銘文應稱為「史侯家銅染杯」（圖五），另有「山都杯」（4.21.1）一件（圖六），銘文為：

史侯家銅染杯第四重一斤十四兩

山都王□子家/山都王□子/家/山/都



圖五 史侯家銅染杯（《陶齋吉金錄》線圖及銘文拓片）



圖六 漢山都杯（《陶齋吉金錄》線圖）

^②孫壯藏、柯昌泗輯《北平孫氏讀雪齋藏器搨本》，1928柯昌泗手題并黏夾周康元拓本。史語所珍藏善本。

^③容庚《秦漢金文錄》，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1。

^④《秦漢金文錄》所收拓片來源是陳承修《猶文閣集金》，見《秦漢金文錄》卷四目錄。

^⑤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庚午（1930）石印本。《貞松堂集古遺文》與《秦漢金文錄》撰集時間相同而出版稍早。見《秦漢金文錄》〈凡例〉頁1下。

^⑥端方編《陶齋吉金錄》，光緒戊申年（1908）石印本。

^⑦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清嘉慶九年（1804）文選樓叢書本，10.12有銘文摹本、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11.29有銘文拓本。都沒有器影。

此外還有「丞不敗殘杯」(4.20.3)一件。^⑧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還著錄有「□宮銅染杯」一件(下.36)銘文摹寫：

□宮銅染容一升^⑨

以上器物在銘文上確有「染」字的是：「史侯家銅染杯」、「平安侯家染鑪」，兩器完整，銘文清晰、「□宮銅染杯」器物已殘，銘文僅見摹寫。根據青銅器器物稱名一般原則，器名（如鼎、簋、盤、匜等）前的修飾語，除了說明尊寶之外，通常用來說明器物的用途或功能。所以「染杯」「染鑪」銘文中的「染」字，應該以說明杯鑪功用的可能性為最大。「山都杯」銘文雖無「染」字，但器形線圖顯示杯架鑪上，也是很重要的參考材料。後來出土器物或其他著錄中，多見這類耳杯搭配方鑪的組合，或鑪具單出，但多數沒有銘文，少數有銘文卻僅標明物主、容量、重量及器物序號，缺乏器物功能描述。因此，要理解考古出土的這類耳杯配方鑪組合青銅器的功能，所依賴的，還是早期著錄的「平安侯家染鑪」「史侯家銅染杯」。本所購藏器中的「平安侯家染鑪」，器物上自名「染鑪」，就目前所見，僅此一件，自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三、早期關於染杯作用的推測

關於染杯的作用，容庚曾根據「史侯家銅染杯」及「山都杯」做過一些推測：

染杯，形橢圓，兩旁有脣（《陶齋》卷六第二十三葉「漢銅染杯」），有下有方座者（同上第二十四葉「漢山都杯」）。其用未詳。以「染」為名，其長僅建初六七寸，或調顏色之具，或古人刺繡時用以染絲者乎？陶製者常見之。^⑩這種兩邊有脣的杯，通常稱作「耳杯」，質材有銅、漆、陶等，漢代墓葬出土極多，十分常見。容庚所謂「陶製者常見之」應是指「杯」而非「方座（鑪）」。至於「染杯」（或加上方座鑪）的用途，是「調色之具」或「染絲之用」，容庚只作是推測，並說「其用未詳」。

容庚關於染鑪、染杯作用的推測，在早期出土材料不是很多的時候，也曾被學者接受，認為染鑪、染杯體積不大，「不能適用於大規模的染色，而只能在貴族的家庭手工業中使用」「所謂『平安侯家染鑪』『史侯家染杯』，都可以反映出封建地主的家庭手工業生產情況」。^⑪

^⑧本器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見陳芳妹《商周青銅酒器》（台北：故宮博物院，1989），圖版八八，說明頁271。此器不確定是否與「染杯」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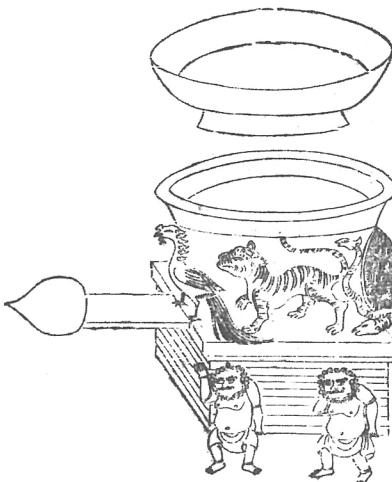
^⑨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香港：崇基書店，1968據民國十九年(1930)石印本、《補遺》二十年(1931)石印本、《續編》民國二十三年(1934)石印本影印。

^⑩容庚〈漢代服御器考略〉《燕京學報》第三期(1928)，頁414。

^⑪史樹青〈古代科技事物四考〉《文物》1962年3期，頁47-52。

沒有銘文的耳杯搭配方座鑪，在宋代呂大臨《考古圖》中就曾著錄過，稱之為「有柄溫鑪」（圖七），呂大臨摘錄廬江李公麟的描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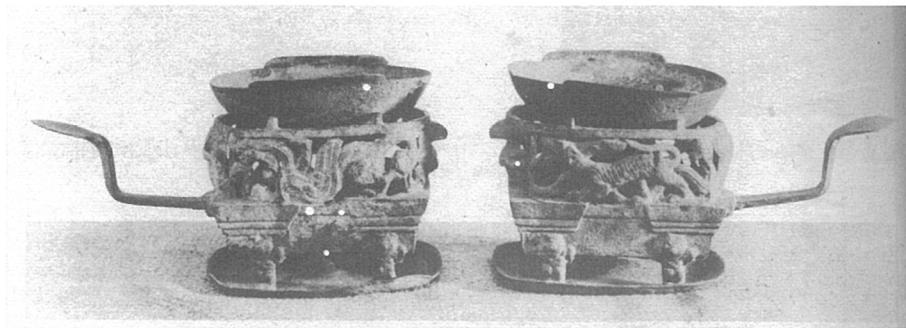
上鑪圓而長，周以鏤座四獸，下箱方底為風窗，承以一板，四夷人負之，以火溫湯、煮酒杯者也。規模乃漢器，與登（燈）柄同。¹²



圖七 呂大臨《考古圖》著錄 四神染鑪

陳夢家《海外中國銅器圖錄》也曾著錄芝加哥美術館所藏的一對耳杯搭配方座鑪（圖八），¹³稱之為「鑪及鍪」，置於「烹飪器」項下。陳夢家說：

器底以四侏儒為足，器身四面透空作龍鳥虎龜形，有柄可執。其上所置為鍪，顏師古注《急就篇》「釜所以炊煮也，大者曰釜，小者曰鍪。…鍪似釜而反脣，一曰鍪者小釜類，即今所謂鍋也。」此鍪與顏注所述相同。¹⁴



圖八 芝加哥美術館藏耳杯染鑪

¹²呂大臨《考古圖》（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十，頁15。

¹³陳夢家《海外中國銅器圖錄》，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46。

¹⁴陳夢家《海外中國銅器圖錄》，頁63-64。

考古出土的同類器物，或稱溫器，或稱烹煮器，大約都是來源於此。由於多數出土器物沒有銘文、或銘文上未對器物功能有所界定，所以「染鑪」「染杯」的功能也沒有被充分的討論。

四、考古出土耳杯搭配溫鑪

漢代墓葬出土的耳杯極多，其用途多樣，而銅鑪的出土，遠不及耳杯普遍。在發掘報告中，有時與耳杯並列，有時被單獨區分開別稱作「鑪」或「溫鑪」，墓葬時代比較集中在西漢。鑪體的主要結構都大同小異，大同是指中部鑪體上有透雕支架以支撐耳杯，鑪體常有透氣孔，以便鑪中炭火透氣燃燒，附有長柄把手以便執持，鑪下有四足支撐，底下常有淺盤以盛灰燼。一般適用於溫熱食物的器具多有類似的設計。¹⁵小異是指個別器常有特殊的設計，例如：「平安侯家染鑪」上的鏤空勾雲紋耳杯架，並非四面圍住，而是分為兩片，中間留下缺口，以方便投炭，河南洛陽縣金谷園西漢墓、¹⁶安徽天長縣三角圩西漢一號墓出土的溫鑪（圖九），¹⁷形制與「平安侯家染鑪」一模一樣，洛陽市博物館也收藏有形制相同的一套杯鑪。¹⁸陝西西安市出土的染杯上帶長柄，¹⁹便於執拿（圖十）。

8



圖九 安徽天長縣三角圩出土染鑪



圖十 陝西西安市國棉五廠出土四神染鑪

¹⁵參考周永珍〈西周時代的溫器〉《考古與文物》1981年4期，頁28-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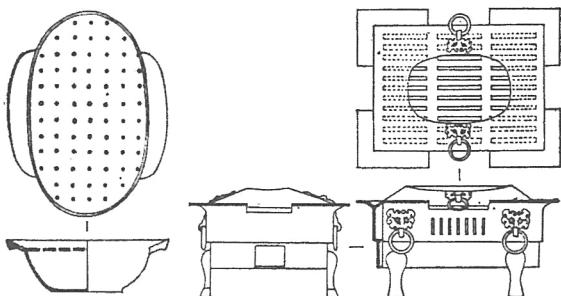
¹⁶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金谷園西漢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7年3期，頁27-30。溫鑪線圖在頁28圖2:1。

¹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長縣文物管理所〈安徽天長縣三角圩戰國西漢墓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9期，頁1-31。溫鑪線圖在頁8圖17:11。

¹⁸承本所邢義田先生見告並提供圖片，謹此致謝。

¹⁹杜金鵬、岳洪彬《唇邊的微笑—酒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頁161。器藏陝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漢初期齊王墓隨葬器物坑出土的溫鑪鑪壁中，²⁰有簾子鏤三角孔多達一百餘個，便於燃燒透氣，耳杯上近口沿處也有簾子鏤七十多個圓孔（圖十一），孫機認為是為了「避免肉食沾上調料中的渣滓」。²¹



圖十一 西漢齊王墓出土染鑪線圖

漢代最具特色的是飾有四靈圖案的溫鑪。鑪體的上部圍欄呈橢圓形，透雕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種神獸（圖十二），鑪體下方並以四個力士（或稱侏儒）取代四蹄足，力士俯身背手撐住鑪體。前述《考古圖》及《海外中國銅器圖錄》所著錄的溫鑪都是這一類型，陝西咸陽市馬泉、²²陝西省富縣、²³西安市東郊、²⁴山西省渾源縣畢村、²⁵太原市尖草坪（圖十三）、²⁶山西省朔縣、²⁷等地都出現過這種四神溫鑪，時間多集中在西漢晚期。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也都收藏有四神溫鑪。²⁸



圖十二 咸陽馬泉出土染鑪四神圖案展開圖

²⁰山東省臨淄市博物館〈西漢齊王墓隨葬器物坑〉《考古學報》1985年2期。, 頁223-266。線圖在頁236圖13:3、13:17，又圖版拾玖：2。

²¹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309。

²²咸陽市博物館〈陝西咸陽市馬泉西漢墓〉《考古》1979年2期，頁125-135。

²³王永亮〈一件銅溫酒器〉《文博》1993年3期，頁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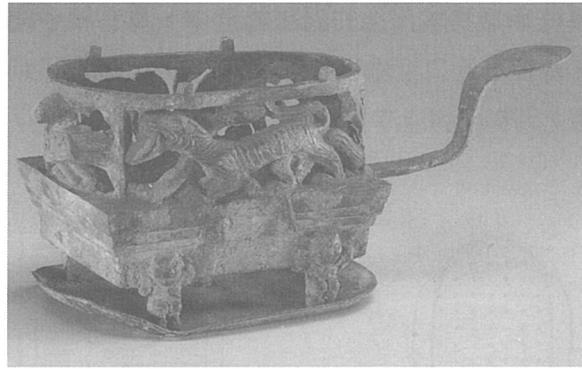
²⁴杜金鵬、岳洪彬《唇邊的微笑—酒具》，頁161。

²⁵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等〈山西省渾源縣畢村西漢木槨墓〉《文物》1980年6期，頁43-51。

²⁶山西省博物館〈太原市尖草坪漢墓〉《考古》1985年6期，頁527-529、549。

²⁷平朔考古隊〈山西朔縣秦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6期，頁1-52。

²⁸陳芳妹《商周青銅酒器》，圖版八七、說明頁271。國立歷史博物館《館藏青銅器圖錄》(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5)，圖版八八。



圖十三 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出土染鑪

陝西茂陵一號無名家一號從葬坑出土溫鑪兩套（圖十四），²⁹娛耳杯及鑪口沿都刻有銘文（圖十五）：

陽信家銅鑪，重二斤七兩，三年曹孟所買，第六（K1：010鑪）

陽信家銅杯，容二升，重十五兩，三年曹孟所買，第五，函池（K1：010杯）

陽信家，重二斤七兩，第十，函（K1：009鑪）

陽信家，容一升半升，重十五兩，第九，函池（K1：009杯）



圖十四 陽信家染鑪染杯



圖十五 陽信家染杯銘文

根據銘文，這兩套耳杯、溫鑪都屬陽信家所有，一般認為器主為漢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函池是置用地，可能是公主的行宮。³⁰曹孟應為陽信家臣，這些耳杯、溫鑪顯

²⁹咸陽地區文管會、茂陵博物館〈陝西茂陵一號無名家一號從葬坑的發掘〉《文物》1982年9期，頁1-17。

³⁰關於陽信家銅器屬誰，討論極多，不一一列舉。請參考員安志〈談陽信家銅器〉《文物》1982年9期，頁18-20；趙化成〈也談和陽信家銅器的所有者問題〉《考古與文物》1992年1期，頁70-73、89。

然是可以做為商品買賣或訂作。西漢溫鑪分佈地區，除上述各出土地之外，河南的長沙、^{③1}陝縣、^{③2}山東昌邑^{③3}等地，也都有發現，並不侷限於一隅。出土這類溫鑪、染杯的墓葬，多屬陪葬品豐厚的中、大型墓，可以想見應是社會階層較高、生活講究的人士所擁有。

從目前已經發表的資料來看，咸陽塔兒坡出土的「修武府」銅鑪、耳杯（圖十六），有可能是漢代染鑪、耳杯較早的型態。^{③4}



圖十六 咸陽塔兒坡出土修武府耳杯銅鑪

五、染鑪、染杯的功能

田野考古出土的耳杯溫鑪多數沒有銘文，發掘報告上記錄的名稱也有所差異，最常見的是稱作溫酒器、溫酒鑪或溫鑪，有的稱烹飪器、溫羹烹鑪，也有稱四神溫鑪，或只稱銅鑪。「平安侯家染鑪」與「史侯家銅染杯」銘文中的「染」字說明器物功能，對於西漢時期常見的耳杯溫鑪組合器物的瞭解，有重要的意義。「染」是否如容庚、史樹青所說的，是手工作坊染絲之用，顯然是值得懷疑的。耳杯的杯口長度及鑪體通高，都不過十多公分，再怎麼小規模的手工作坊，用來調色染色，恐怕都嫌小了些。

^{③1}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長沙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頁112、114。

^{③2}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1957年河南陝縣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11期，頁67-79。

^{③3}山東省文物管理處《山東文物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③4}咸陽市博物館〈陝西咸陽塔兒坡出土的銅器〉《文物》1975年6月，頁69-75。

墓葬中隨葬器物的排列常有類聚的現象，考古出土器物中，與耳杯染鑪並出的，常常是一些生活用具，尤其是飲食器具，例如咸陽馬泉西漢墓中的耳杯染鑪是放在兩個鼎的中間、山西渾源畢村一號墓中的染爐耳杯是跟彩繪陶壺相鄰、西漢齊王墓中的一對銅鑪正與漆案放在一起，這說明了耳杯、染鑪的作用應該和食器相關，而且是可以放在食案上使用。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套鑪與耳杯，刻有銘文「清河食官」，就很具體的說明了這一點（圖十七、十八）。³⁵



圖十七 清河食官染器銘文



圖十八 清河食官染器

從耳杯的大小切入，或也可以對染鑪、耳杯的功用有些思考。漢代出土的耳杯有大小之分，馬王堆一號墓隨葬的漆耳杯，內底有漆書「君幸酒」三字（圖十九），是為飲酒專用，大者耳上漆書記容量「四升」，杯口長徑約22.5cm，小者記容「一升」，杯口長徑約19.8cm。另有「君幸食」耳杯，記容「一升半升」，長徑約18.5cm。從實際出土與銅鑪搭配的耳杯來看，一般口徑較小，大都在13-15cm之間，算是較小型的耳杯。³⁶陽信家銅杯第五「容二升」，杯口長徑15cm，銅杯第九容「一升半升」，沒有紀錄杯口尺寸。兩件耳杯容量實測為295及269毫升。³⁷根據王莽嘉量的實測及推算，漢一升大約為200毫升，³⁸徐州銅山小龜山出土漢代銅量、銅臼，每升折合200毫升。³⁹陽信家銅杯銘文記錄與實際容量有些出入，但可作為耳杯基本容量的參考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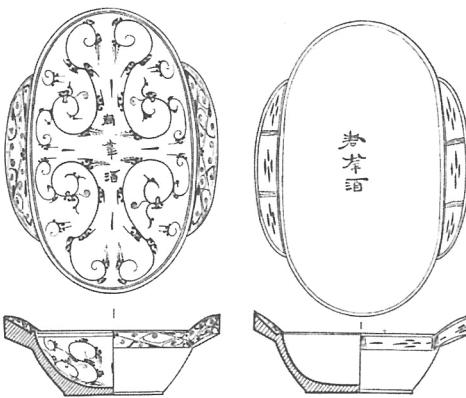
³⁵中國歷史博物館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圖版108，說明頁212。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1991）頁308也引用此資料說明染鑪染杯與飲食有關。

³⁶耳杯尺寸詳見文後〈附表〉。

³⁷咸陽地區文管會、茂陵博物館〈陝西茂陵一號無名家一號從葬坑的發掘〉，頁7。

³⁸劉復〈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輔仁學志》一卷一期（1928），頁1-29。

³⁹南京博物院〈銅山小龜山西漢崖洞墓〉《文物》1973年4期，頁21-35。徐正考《漢代銅器銘文研究》（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頁108-112〈表二記容器及量器一覽表〉列有詳細的記容漢器及實測數據，請參考。



圖十九 馬王堆一號墓出土君幸酒漆耳杯

以容量大約300毫升的小耳杯來說，究竟適不適合作溫酒器或烹飪器？武漢的一位收藏家，為了確定染鑪、染杯的功能，特地作了一個有趣的實驗，^⑩他將不同酒精濃度的酒放入耳杯內加溫，發現溫度升高很快，幾分鐘內就到達燃點，濃度高的酒容易揮發，濃度低的酒加熱時易產生異味，由此看染杯顯然不適用於溫酒。他同時以耳杯與小火鍋作實驗，發現生鮮蔬菜和肉片都很容易煮熟。他的結論印證王仁湘的說法，認為染鑪、染杯的功能與現代火鍋類似，是一種烹飪器。^⑪

這個實驗很有意思，但其中變數仍大，例如實驗中是採用鋁質自製的耳杯，與漢代銅製耳杯厚薄度如何？導熱係數有沒有差異？熱源的強弱如何？這是都需要考慮的問題。但是用這個實驗結果說明染鑪、染杯不適合溫酒，大概是可信的。今日溫酒的方式，都採隔水加溫，不會直火加熱。小火鍋的說法似乎較為合理，但是對於「染鑪」「染杯」之得名，卻未能有所交代。

林巳奈夫最早對「染鑪」「染杯」的「染」字，提出精闢的見解，^⑫他引用了司馬相如〈子虛賦〉中的「割鮮染輪」及《呂氏春秋·當務篇》中的「具染而已」，來說明「染」是濡染、鼓醬之意，至今仍是對「染鑪」「染杯」最好的註解。^⑬由於這兩個故事非常有趣，尤其是很能貼切反映出「染」的意思，故不憚煩在此引述。

〈子虛賦〉

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罿罔彌山。揜兔鱗鹿，射麋腳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

^⑩ 李開森〈是溫酒器還是食器？——關於漢代染鑪染杯功能的考古實驗報告〉《文物天地》1996年2期，頁24-26。

^⑪ 王仁湘〈染鑪之謎〉《飲食考古初集》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4。王仁湘的說法，轉引自李開森文，頁24。

^⑫ 林巳奈夫《漢代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學，1976，頁242-244。

^⑬ 林巳奈夫的意見，較少中國學者引用。

『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乎？』⁴⁴

《集解》引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濡也。…濡之於輪，鹽而食之」，《索隱》引李奇曰：「鮮，生肉也。染，濡也。切生肉濡鹽而食之。」⁴⁵《漢書》顏師古注曰：「濡，搘也。」⁴⁶「割鮮染輪」就是割下剛剛獵獲的野獸生肉，搘染車輪上的鹽，豪放大吃。齊王備車騎之衆去遊獵，本是想向楚國來的使者子虛誇耀齊國的富饒，沒想到卻被子虛之誇張敘述給比了下去，齊國平原廣澤竟不如楚王的後院。

《呂氏春秋·當務篇》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⁴⁷

齊國兩個好勇者路上相遇，相邀喝酒，過三巡，決定要拿肉下酒，其中一人說，何必外求呢，只要準備「染」即可，於是相互割肉下酒，至死而止。高誘《注》：「染，豉醬也」。⁴⁸

「割鮮染輪」的「染」是動詞，指沾鹽的動作；「具染而已」的「染」是名詞，指沾染食物的醬料。林巳奈夫的說法十分具體精闢。其後研究者如中國歷史博物館編輯的圖錄說明、⁴⁹寧立新、楊純淵寫〈四神染鑪考辨〉、⁵⁰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⁵¹黃盛璋〈染鑪、染杯初考〉⁵²也都不約而同引用了《呂氏春秋·當務篇》中的「具染而已」作為染鑪、染杯考證的重要證據。

從耳杯的用途來看，也支持「染」為沾醬調味的看法。馬王堆一號墓遣冊簡195內容（圖二十）：

圖二十
馬王堆一號墓
遣冊簡195

⁴⁴新校本《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頁3003。《漢書》〈司馬相如傳〉文字與《史記》略有出入。

⁴⁵新校本《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頁3003。

⁴⁶《漢書》卷五七上〈司馬相如傳〉，頁2535。

⁴⁷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卷十一〈當務〉，頁1107-1109。

⁴⁸同上注，頁1108。

⁴⁹《中國歷史博物館》說明頁212。

⁵⁰寧立新、楊純淵〈四神染鑪考辨〉《北方文物》1988年1期，頁28-30。

⁵¹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1991），頁308。孫機更進一步討論了古代肉食重醬鹽等調味品的習慣。

⁵²黃盛璋〈染鑪、染杯初考〉《文博》1994年3期，頁43-50。黃文對於染鑪的時代與類型有較多的討論。

古今

論衡



圖二一 關沮蕭
家草場二十六
號墓遣冊

漆畫小具杯廿枚其二盛醬、鹽，其二郭（櫛）首，十八郭（櫛）足。⁵³

簡文特別指出這種盛醬鹽調味料的耳杯是小具杯，應該比前述幸酒、幸食漆杯更小。出土簡牘中常見「醬杯」之記載，如雲夢前漢墓木方有「醬杯十」、⁵⁴湖北江陵鳳凰山167號漢墓木簡有「醬杯卅枚」、⁵⁵關沮蕭家草場二六號漢墓遣策「小醬杯十」（圖二一），⁵⁶這類例子很多，充分說明「杯」用來盛醬，在漢代是很普遍的事情。

「醬者食之主」，⁵⁷秦漢人以「醬」為重要佐食品，可能是不分貴賤貧富的。「醬」是總名，包含「醯」跟「醢」，⁵⁸天子之饋用醬，《周禮·天官·冢宰》下設有「醯人」「醢人」，專供天子飲食所需。《禮記·內則》記載的是上層社會的生活，也常常提到用「醬」。《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中的〈傳食律〉，詳細規定驛傳對各種身份等級人士的食物配給：

御史卒人使者，食稗米半斗，醬駟（四）分升一，采（菜）羹，給之韭蔥。（簡179）

不更以下到謀人，稗米一斗，醬半升，采（菜）羹，芻羹各半石。宦奄如不更。（簡181）⁵⁹

「醬」居於主食穀物與菜羹之間，地位重要。湖北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竹簡〈二年律令·賜律〉詳細規定各級官吏的賞賜內容，除主食米糧之外，賜給二千石吏還有「醯、醬各二升、芥一升」、千石吏至六百石「醯、醬各一升」、五百石吏「醬半升」，賞賜物品雖因官吏等級不同而有差異，但「醬」總不缺席。⁶⁰《敦煌漢簡》246也紀錄駐軍糧食（圖二二）：

⁵³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圖版二八三。

⁵⁴湖北省博物館、孝感地區文化局、雲夢縣文化館漢墓發掘組〈湖北雲夢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9期，頁23-36。

⁵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10期，頁31-33、50。

⁵⁶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圖版四十六。頁173文中指出七號簡「小醬杯十」是器形最小的D型耳杯。

⁵⁷《周禮注疏》（一八一五年阮元刻本）卷四〈天官冢宰下·食醬〉，賈公彥《疏》，頁72。

⁵⁸《周禮注疏》卷四〈天官冢宰下·膳夫〉，鄭玄《注》，頁57。

⁵⁹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60。

⁶⁰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二年律令·賜律〉簡298-300。又〈傳食律〉簡233「車大夫醬四分升一」。

酒四斛
黍米二斛 醬二斗
白稗米二斛 醐三斗 敦德尹遣史汜遷奉到⁶¹
牛肉百斤

邊塞飲食，「醯」「醬」調味料一樣不可或缺，由此可見。再看《齊民要術》中細數作醬之法，⁶²類別極多，做工講究，也可知當時人對「醬料」的重視。《論語·鄉黨篇》「不得其醬不食」，正是這種飲食習慣最好的寫照。

「染杯」作為盛醬之調味杯，因器形較小適於盛醬，加上當時重視以「醬」佐食的飲食習慣，可得到支持。然而，這卻沒有解決「染鑪」的問題。「染鑪」之結構設計顯然為了加熱，但是「染杯」中的醬料是否有加熱的必要？

林巳奈夫推測以染鑪加熱，可能是為了去除調味料中的水分，⁶³寧立新、楊純淵引《四民月令》指出漢人作醬時節集中在正月和十一月，認為隆冬時節以染鑪溫熱醯醬以便調食。⁶⁴孫機引《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擣，猶染也」，又《禮記·內則》「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指出「濡肉時要放進醬中烹煎。染杯中盛醬，染鑪則正可滿足煎的需要」。⁶⁵對於染鑪、染杯功能的討論，又進了一步。



246

六、「脯熟」跟「擣染」——兩種食物調理法

圖二二
《敦煌漢簡》246

「擣，猶染也」，這個解釋對「染鑪」「染杯」功能的探討，是很重要的關鍵，林巳奈夫和孫機都指出這一點。但是「擣」這個字，在經典異文中，常寫作「揅」，先秦經典文獻中，以「需」為偏旁的字，跟以「而」或「奐」為偏旁的字，常常混亂，後代的注疏或字書，也意見紛歧，讓人不知所從。而從「需」跟從「奐」的兩

⁶¹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圖版貳柒、釋文頁229。

⁶²賈思勰原著、繆啓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卷八〈作醬等法第七十〉。

⁶³林巳奈夫《漢代の文物》，頁242。

⁶⁴《四神染鑪考辨》，頁30。

⁶⁵《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頁308。

個字族中，正有不少形體與古代烹調飲食有關，以下就簡單的談談這兩個字族的來源。

茲舉《說文》「擣」字為例：

大徐本《說文》「擣，染也，從手需聲。《周禮》六曰擣祭」。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揅，染也，從手喪聲。《周禮》曰六曰揅祭。」

段《注》舉許多禮經或作「擣祭」或作「揅祭」不一的例子，指出這種混淆乖異的現象，並不是經書用字不一，而是「經淺人妄改」，都應該統一作「揅」才對。段玉裁以外的學者也都有類似的意見，只是不像段玉裁那麼確定以「揅」為正字，多數認為是隸體以後「需」「喪」形近混用的結果，⁶⁶許多學者認為都可通用無別。⁶⁷究竟「擣」「揅」、「濡」「湢」（湎）、「臚」「腴」（膩）、「糯」「糲」，哪一個字才對？還是都不需區別？

從「需」「喪」二形的字源作一番追溯探討，或可對這個問題有些釐清的作用。先看「喪」字，這個字的結構是「從『而』在『正面人形』上」，對照「須」字的形體就很清楚了，「須」字甲骨文作𣍔（《甲骨文合集》816反）、𣍔（《甲骨文合集》675正）、金文作𣍔（易叔盨）、𣍔（伯多父盨），上部是人面著鬚，下是側視人形。⁶⁸「而」字，大徐本《說文》：「而，頰毛也，像毛之形。」段《注》本《說文》：「而，須也，象形。」甲骨文作𠁧（《甲骨文合集》6480），正像局部人面上有長鬚之形，⁶⁹金文作𠁧（屢敖簋蓋）、𠁧（子禾子盨）、小篆形體𠁧，已經失去原來象形的樣子了。「喪」字的結構是正面人形上加長鬚，強調人鬚柔軟之意，以「喪」為聲旁的字，多有「柔喪」的意思。

再看「需」字，金文作𣍔（伯公父簋），字的上半部是「雨」，下半部是正面人形，像人遇天雨，會「濡濕」之意。⁷⁰古文字中的正面人形有時會寫得跟「天」很像，不好辨認，「需」字結構看起來就像上「雨」下「天」，金文及簡牘、小篆的「而」字寫法又失去鬚的樣子，寫得有點像「天」，於是「需」字又成了上「雨」下「而」。《說文》對「需」字的解釋是：「𡇱也，遇雨不進，止𡇱也。」這解說實在很難理解，不過許慎還保留了一點「遇雨」古意。「需」其實正是「濡」的本字，從「需」的字常有「沾染」的意思，「耳濡目染」（或寫作「耳擣目染」），這個成語正是最好的註腳。

⁶⁶ 王念孫《讀書雜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卷五頁2：「隸書從喪之字，多誤為從需。」

⁶⁷ 詳參《說文解字詁林》（台北：鼎文書局，1983年二版）從「喪」諸字的討論。

⁶⁸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卷九，頁2855。

⁶⁹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卷九，頁2975。

⁷⁰ 青銅器伯公父簋（《殷周金文集成》04628）銘「用盛樵稻需梁」，「需」字一般解釋作「擣」，疑應讀作「糈」，是敬神的精米。

瞭解「而」「奐」及「需」的原始結構之後，其孳乳字形態變化也就易於掌握，從「奐」（或「而」）的字有「柔軟」意、從「需」的字有「沾染」意，如此可以不必陷入傳寫訛亂的混沌之中，字書根據訛亂字形，又收入很多異體俗寫，讓大家弄得更糊塗，也可以暫且不管。早期文獻中有幾個跟烹調相關的詞彙，從「奐」（或「而」）或從「需」，因此可以有所區別。

《左傳·宣公二年》「宰夫胷熊蹯不熟，殺之」，《釋文》「胷，煮也」，《疏》引《正義》曰「字書：過熟曰胷」。^⑦熊掌特別不易熟爛，晉靈公因而把廚師殺了。《楚辭·招魂》「肥牛之腱，臚若芳些」，^⑧指牛腱煮得熟爛，「臚鱉炮羔，有柘漿些」，^⑨指煮得熟透的鱉肉和烤小羊肉，配上蔗漿，宋玉強調人間的食物如此美味，希望屈原兮歸來！《鹽鐵論·散不足》「燔炙滿案，臚鱉膾鯉」，^⑩是說人們飲食太過豐盛奢侈。《禮記·內則》「濡雞醢醬實蓼」，是將整隻雞破開其腹，把可以去腥味的「蓼」塞入腹中再縫合起來，加上醢及醬然後烹濡，鄭《注》「凡濡，謂亨（烹）之以汁和也。」^⑪以上這些例子都是用文火煮食物使爛熟，符合《說文》「胷，爛也」、「濡，湊也，一曰煮熟也」的定義。《方言》也說「胷，熟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郊曰胷。」^⑫上引的「臚」或「濡」，應該寫作從「而」或「奐」的「臚」、「胷」或「濡」「湊」，強調煮得熟透軟爛。

再看《周禮·大祝》所說的「六曰擣祭」，鄭《注》引鄭司農云「擣祭，以肝肺菹擣鹽醢中以祭也」。^⑬《儀禮·公食大夫禮》「取韭菹，以辯擣于醢，上豆之間，祭」，鄭《注》「擣，猶染也」。^⑭《儀禮·士虞禮》也有「取菹擣于醢」、「取肝擣鹽」、「取脯擣醢」等記載。^⑮「八珍」之一的「熬」食，^⑯根據《禮記·內則》的敘述，是先將牛、羊、麋、鹿肉等橫切薄片並捶平，有兩種吃法，「屑桂與薑，以酒諸

⑦《春秋左傳正義》（一八一五年阮元刻本）卷二十一，宣公二年《傳》，頁364。《校勘記》「《說文》『濡，煮熟也』，則作『胷』者俗字，作『臚』則更俗矣。〈內則〉作『濡』，實亦『濡』之誤」（頁373）。

⑧（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清同治十一年金陵書局據汲古閣原本重刊本），卷九〈招魂〉頁12。王逸《注》「臚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腱爛熟之，則肥濡膜美也」「臚，一作臚，一作胷」。

⑨《楚辭》卷九〈招魂〉頁12，王逸《注》「胷，一作臚」「柘，諸柘也」，〈司馬相如傳〉引〈子虛賦〉「諸柘巴且」，張揖曰「諸柘，甘蔗也」，見《漢書》卷五十七上，頁2537。

⑩桓寬撰《鹽鐵論》（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卷六〈散不足〉，頁353。

⑪《禮記注疏》（一八一五年阮元刻本）卷二十七〈內則〉，頁523，賈《疏》「濡，謂烹煮」「言烹濡此雞，加之以醢及醬，又實之以蓼。」「凡言實蓼者，皇氏云：謂破開其腹，實蓼於其腹中，又更縫而合之。」

⑫揚雄撰、周祖謨校《方言校箋》（台北：鼎文書局，1972），第七，頁48。《校箋》「胷，《文選·七發》李善《注》引作臚，音而。案：胷、臚通用」。

⑬《周禮注疏》卷二十五〈大祝〉，頁385。

⑭《儀禮注疏》（一八一五年阮元刻本）卷二十五〈公食大夫禮〉，頁304。

⑮《儀禮注疏》卷四十二〈士虞禮〉，頁497、498，卷四十三〈士虞禮〉，頁510。

⑯莊申〈從「八珍」的演變看中國飲食文化的演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本2分（1992），頁439-479。

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或「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疏》「言食熬之時，唯人所欲，若欲得濡肉，則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也。」^①這些都是「染醬而烹之」的食用方式，字都應寫作從「需」的「濡」或「擣」。

七、結語

染鑪、染杯的作用應與熬食法有關，是放在食案上，供個人使用的加熱器具，在食肉的時候，將已經先拍扁成薄片的肉，放入盛有醬料的耳杯中，短時間烹煎，使之更入味，趁熱食用。「染杯」指盛醬料的耳杯，「染鑪」指加熱「染杯」烹煎肉片的溫鑪。這種器具最早見於戰國晚期，多出土於西漢葬品豐厚的中大型墓中，應是富貴人家的食具，不是溫酒器。「染」當名詞是指「醬」這一類的調味料，當動詞義同「擣」，也就是我們今日語言中還用的「搵」。古代很重視以醬佐食，「擣」或「染」「搵」都是指短時間的沾染醬料使食物更入味。至於「脯」或「臙」是另一種烹調法，指把食物煮得爛熟，與「擣」「染」是不同的煮食方式。

由於本所購藏的「平安侯家染鑪」，銘文有「染鑪」之稱，留下線索，使得今日仍能追溯其功能。否則，經過兩千年，這種方鑪耳杯配套的銅器，要瞭解其功能，恐怕就更困難了。

^① 《禮記注疏》卷二十八〈內則〉，頁533：「爲熬：捶之，去其皺，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醬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附表〉

出土或收藏	著錄	著錄稱名	尺吋	時代	銘文	
	《考古圖》 10.15 (1092)	有柄溫鑪	重二斤三兩	漢		
	《陶齋吉金錄》 6.23 (1908)	漢銅染杯	高一寸六分 深一寸四分 口徑長六寸六分 闊四寸五分	西漢	史侯家銅染杯 第四，重一斤十四兩	《秦漢金文錄》 4.21.2器名為 「史侯家銅染杯」
	《陶齋吉金錄》 6.24 (1908)	漢山都杯	高二寸三分 口徑長七寸一分 闊四寸三分 座高二寸五分 長徑七寸八分 闊徑四寸六分	西漢	山都王□子家/ 山都王□子/家 /山/都	《秦漢金文錄》 4.21.1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大興馮氏玉敦 齋吉金全拓》 (1924)	平安侯家染鑪	長17.9、寬 13.6、高12.7 厘米，重1.393 公斤	西漢	平安侯家染 鑪，第十，重 六斤三兩	《北平孫氏讀雪齋 藏器揭本》 (1928)、《貞松 堂集古遺文》 15.9 (1930)、 《秦漢金文錄》 4.20.1-2 (1931)
	《貞松堂集古遺 文》(補遺) 下.36 (1931)	□宮銅染杯		西漢	□宮銅染容一 升	
芝加哥美術館藏	《海外中國銅器 圖錄》圖十五 (1946)	鑪及鍪	連鍪高15.8， 長24.1厘米	西漢		
湖南省長沙市	《長沙發掘報 告》(1957)	烹鑪(327：20)	長13.2、寬 8.2、高13.2厘 米	西漢		
河南省陝縣	《考古通訊》 1958.11	溫鑪	米 不詳	西漢		
陝西省咸陽市塔 兒坡	《文物》 1975.06	修武府耳杯	長15、寬 12.9、腹深5厘 米	戰國	修武府	《殷周金文集成》 09939《陝西青銅 器》310
陝西省咸陽市塔 兒坡	《文物》 1975.06	溫酒器	長15、寬 11.5、腹深2厘 米	戰國	修武府	《殷周金文集成》 09939《陝西青銅 器》310
陝西省咸陽市馬 泉公社	《考古》 1979.02	耳杯	長徑13.2、短 徑9.2、腹深 3.5厘米	西漢		
陝西省咸陽馬泉 公社	《考古》 1979.02	溫酒鑪	長徑12.1、短 徑8.2、全器高 10.3厘米	西漢		

出土或收藏	著錄	著錄稱名	尺吋	時代	銘文	其他著錄
山西省渾源縣畢村	《文物》1980.06	四神銅鑪 (M1)	不詳	西漢		
河北省隆化縣城關饅頭山	《文物資料叢刊》4 (1981)	鑪	長17、寬10.5、高11厘米	西漢		
河北省隆化縣城關饅頭山	《文物資料叢刊》4 (1981)	耳杯	長15.5、寬11.8、高5厘米	西漢		
陝西省興平縣豆馬村出土 茂陵博物館藏	《文物》1982.09	銅耳杯第九 (K1：009)		西漢	陽信家，容一升半升，重十五兩，第九，函池	
陝西省興平縣豆馬村出土 茂陵博物館藏	《文物》1982.09	銅耳杯第十 (K1：010)	高4.1、口徑長15、通高10.3厘米	西漢	陽信家銅杯，容二升，重十五兩，三年曹孟所買，第五，函池	
陝西省洛陽市金谷園出土 茂陵博物館藏	《文物》1982.09	銅溫鑪第五 (K1：009)		西漢	陽信家，重二斤七兩，第十，函	《中國青銅器全集》12 (1998) 圖七六，名為「陽信家溫酒鑪」
陝西省洛陽市金谷園出土 茂陵博物館藏	《文物》1982.09	銅溫鑪第六 (K1：010)	高7.9、口徑8.8-13.8、通高10.3厘米	西漢	陽信家銅鑪，重二斤七兩，三年曹孟所買，第六，函池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歷史博物館》(1984) 圖版108	清河食官銅染器 (鑪)	高11.4、鑪口長16.4厘米	西漢	清河食官，右般，重六斤十兩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歷史博物館》(1984) 圖版108	清河食官銅染器 (杯)	高4.9、杯口長16.8厘米	西漢	清河食官，右重一斤十一兩	
山東省臨淄市	《考古學報》1985.02	耳杯 (1：66-1)	口長15.6、寬12、高4厘米	西漢		
山東省臨淄市	《考古學報》1985.02	鑪 (1：53)	長31、寬22、通高17.3厘米	西漢		
山東省臨淄市	《考古學報》1985.02	鑪 (1：52)	長24、寬18.8、通高13.2厘米	西漢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考古》1985.06	四神銅鑪 (M1：1)	通高11.5、通長24、鑪口長12.3、寬7.5、柄長10.5厘米	西漢		《中國青銅器全集》12 (1998) 圖七八，名為「四神溫酒鑪」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考古》1985.06	四神銅鑪 (M1：3)	通高11.5、通長24、鑪口長12.3、寬7.5、柄長10.5厘米	西漢		

出土或收藏	著錄	著錄稱名	尺吋	時代	銘文	其他著錄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考古》1985.06	耳杯	長11.2、寬10.9	西漢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出土 山西省博物館藏	《考古》1985.06	耳杯	長11.7、寬11.2	西漢		
陝西省洛陽市金谷園出土 河南省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藏	《中原文物》1987.03	銅溫酒鑪	高13.7、長15.1、寬11.4、壁厚0.2厘米	西漢		《唇邊的微笑—酒具》(2002) 頁162，名為「溫酒鑪杯」
陝西省洛陽市金谷園出土 河南省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藏	《中原文物》1987.03	耳杯	長15.7、寬12、深3.1、壁厚0.2厘米	西漢		《唇邊的微笑—酒具》(2002) 頁162，名為「溫酒鑪杯」
山西省朔縣出土 平朔考古隊藏	《文物》1987.06	染鑪 (M7 : 11)	長13.2、高0.9厘米	西漢		《中國青銅器全集》12 (1998) 圖七七，名為「四神溫酒鑪」
山西省朔縣出土 平朔考古隊藏	《文物》1987.06	耳杯	長13、寬10.4、高3.6厘米	西漢		
國立故宮博物院	《商周青銅酒器》(1989) 圖87	四神獸帶鑷溫酒鑪	高9.8、口徑12.2*7.8、底徑13*10.3	漢		
陝西省富縣	《文博》1993.03	溫酒器	通高11、長14、寬10厘米	西漢		《陝西青銅器》311
安徽省天長縣三角圩	《文物》1993.09	溫酒鑪3件 (M1 : 132)	長18、通高12.4厘米	西漢		
安徽省天長縣三角圩	《文物》1993.09	耳杯M19 : 57-3	高5、長16.6、寬13.2厘米	西漢	桓安	
安徽省天長縣三角圩	《文物》1993.09	耳杯M19 : 22	高5.8、長17.7、寬14厘米	西漢	桓樂	
國立歷史博物館	《館藏青銅器圖錄》88	四神獸銅溫酒鑪	長21、高9、徑63厘米			
陝西省西安市國棉五廠出土 陝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唇邊的微笑—酒具》(2002) 頁161	四神溫酒鑪	通高12厘米	西漢		
洛陽市博物館						邢義田先生攝影提供

《後記》

這一篇小文章能夠完成，得力於許多朋友的協助：本所邢義田、劉增貴、蒲慕州先生、歷史博物館楊式昭女士、故宮博物院許雅惠女士，慷慨的提供相關資料；庫房林玉雲、丁瑞茂、楊永寶不厭其煩的調件、攝影；數位典藏計畫施汝瑛、蘇彥榮及金文工作室賴昭吟、林宛蓉、謝夙霓耐心的協助製作圖版；還有「本所購藏青銅器整理計畫」的工作伙伴鍾柏生、黃銘崇、袁國華不斷的鼓勵。謝謝。

本文寫作過程中，曾參考下列網站相關資料庫，謹此致謝。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中研院史語所「文物圖像研究室資料庫」<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中研院史語所「不朽的殿堂--漢代墓葬與文化」<http://www.sinica.edu.tw/~hantomb/>

中研院史語所「史語所藏青銅器全形拓資料庫」<http://mip.iis.sinica.edu.tw/rubbing/>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db1.sinica.edu.tw/~textdb/bronzePage/>